

卷一

全圖增評金玉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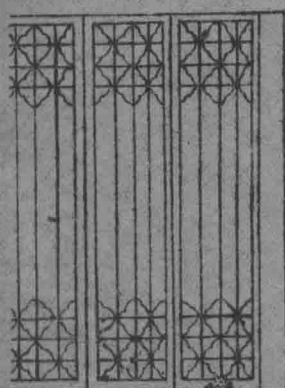
開在宴異處  
舊悲音  
賞中秋新詞  
得佳誠



西碧堂品  
笛咸凄清  
四品館聯  
詩悲寂寞



薛父起  
海娶  
河東吼  
賈迎春  
誤嫁  
中山郎



美香美  
屈受貪  
夫棒  
王道士  
胡語如  
婦方



評曰

寶中樓新詞得佳識

話說九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嫗們因悄悄的追回奶奶且別住上房去幾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

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允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

人來老嫗嫗道正是呢緣來將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禍人的事九氏聽了便不往別處去仍住李執道這來一哈好太

醫纔診了脉去李執道日也費消爽了些極索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允氏進來不似方纔和鴿只呆呆的坐着李執道因問道你

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靈靈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九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

執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點子倒是對碗來你吃罷說畢便吩咐對茶九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了頭嫗嫗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

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九氏點頭李執道命素靈靈取自己梳盒裏雲霞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醜醜能看用些李

執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奶奶那裡取去怎麼公婆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別人豈不惱呢九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體體面究竟

說着一面洗臉了頭只滑騰騰着臉盆李執道怎麼這樣規矩那了頭趕着跪下九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體體面究竟

做出來的事都假使的了願之當為體面李執道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哭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假使的了九氏道你倒問我你敢

是病着死過云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實姑奶奶來二人忙說快請的實叙已走進來九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煞走進來別的姊

妹都不見實叙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都因時證未起炕別的靠不住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

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下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實叙因去去不得

成就久離之耳李執道說只看着允氏也看着李執道一時允氏出洗已畢大家吃起茶李執道因哭着向實叙道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

媽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過來好妹妹你去只管云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友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實

叙笑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賣實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了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死氏

道可是史大妹妹住那裡去了實叙道我總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了頭云了叫他回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

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實叙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這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九氏哭道這話奇怪怎麼擰起親戚來少

保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嫌的不如我先嫌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惜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鳥眼難似的恨不得

你吃了我吃了你允氏笑道我今兒是那裡的賤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的氣頭上探春道誰叫你趁熱氣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

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你你惱氣却是誰呢允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要道你別惹老定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

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保善家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罪吃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閒話難道還要打我一頓不成實叙忙

問因何又打他探春道把昨夜的事一都說了出來允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他這是向來的脾氣

孤介太過我們再拉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早一日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

是敗家所  
為  
賈珍得娶  
鳳為妻數  
與賈母實  
同月不相  
見  
復於斯已  
實王寶釵  
詩不明寫  
出最不得  
體且文法  
亦變換

王善保家的接了一頓打罵着他多事。尤氏說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進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作？且再睡就是了。』尤氏李執事無所答。一時頭頭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衾，不在話下。尤氏叫了李執往賈母這邊來，賈母坐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里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道：『他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議他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太棟那裡好？』是園裡恐夜脫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筋棒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吩咐過幾次，編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鮑翅、五福、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雞，素齋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賈母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實琴一讓了。方歸生賈母，便命探春也來同吃。探春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幾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探春不知名色，說道：『這一碗是雞，體面是外。』王夫人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菜送至桌上。賈母喜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看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我想吃什麼，自然有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果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待賈母漱口洗手畢，當面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着，這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道：『怎麼不盛我的飯？』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根細米更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此句前後三引，誠有味。眾人都哭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問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話就發了，也不用人說。』鴛鴦道：『你發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了，方忙着取去。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程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到二門外，上了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丫頭兒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程送的丫頭們也同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西五輛大車，便知徐來赴賄之人向小了。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母媳婦帶了丫頭媳婦也，都更着羊角手車，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鴛鴦道：『為眾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和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大驚打怪。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裡面鴛鴦三姨四姨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怒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賈珍珍居喪，這世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重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日的只管射，射終是無益，不但不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鴛鴦約，約定每日早晚飯後時射。鴛鴦珍不好出頭，便命賈珍做局家。方之訓安在哉。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開難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俠，奴才因此大家約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殺鴨，好似臨潼關賣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廚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誤了，武也當

習況在武陟之屬述也命賈珍賈璉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看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敬着養力

為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莞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鬧着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

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在尤氏耳中叙會局情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醜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

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道吃酒賭錢眠夜宿柳為樂手中

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已出名的款公子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人

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九氏潛至窗外偷看

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帳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

興頭起來賈珍追且打住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光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擲着一個小

兒吃酒又命酒將去敬傻大舅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嚷着陪酒的小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鬼子

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的兒干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

求着我的事了眾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低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很是這小狗樣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因笑道還不給

大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看我們兩個小孩子罷

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再與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呢既係徐師父所教必然教

在頭上竟使人知道說的人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拿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看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兒的救這

一脚把你兩個的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只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灑花絹子託子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

大舅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揚脖子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又想起來

事來乃拍案對賈珍道昨日我和你們令伯母惱氣你可知道賈珍道不曾聽見傻大舅嘆道就為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道我們那家的

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

家裡也很艱難你三姨兒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費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

也就殺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那氏在堂上不能待老姑喜歡又不能與油裡和餅而若子若女若實珍見他

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問向銀蝶兒哭道你聽見了這個不是北院裡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親兄

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未有待他人苛刻而於兄弟間能因他還要聽時正值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

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

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也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哭起來邢德全也嘆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

西行不動鬼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的哼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了黃湯還不知勸出些什

麼兒話來呢一面便進去卸妝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住鳳凰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却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鳳凰

曾評會圖二頁記卷之十一 第七十五回

道你請奶奶看看送前我送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回尤氏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僮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連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法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多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面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要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紫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桌菜蔬果品在翼芳園蓋綠簾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了一回酒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省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座猜枚擲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夜唱曲喉噴韻雅真令人魄散魂消聽之使人忘憂此曲神妙非他處所可及吹畢又有聲兒兒戲散更移時候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候盥盥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悚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此時後自性也不和知以直望地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牆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敗壞了一語未了只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佳德思親何心行恍惚聞得祠室內榻扇開閉之聲只覺得陰森森比先更覺凄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似先前明朗眾人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已懨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裡也十分整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宗祠翼兆通慶堂初間又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眾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處賈珍自為醉後自性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鑰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費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費母談笑呢賈璉賈王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了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橫門小机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答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善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如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偕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眾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的正門俱已大開弔着牛角燈喜慶堂月上發著斗香東着燭陳設著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品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料毯錦褥賈母盞手上香拜畢於是大眾皆拜過賈母便說寶玉在山中最好因命在那山的大花廳上去取人聽說就忙者在那裡鋪設費母且在嘉慶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等都齊備了費母方扶着一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古台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疎散步散筋骨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有兩個老婆子牽着兩把羊角手轎裏裝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面隨從下遠遠不過百餘步到了土山峰巒上便是這座殿廡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殿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圓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費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寶玉賈環賈蘭圍圈而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平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偕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十四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於是令人向園屏後邢夫人等的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賈寶玉等三齋出生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

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將桂花在手巾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於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說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酒那賈姊妹兄弟都怕怕的扯我一下裁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冷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不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人一個最怕老婆只說說了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一定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道使得賈政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政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政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道賈母道政退回本位於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裡睡著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搗搗就罷你這男人只得給他搗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攛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腳臉腫只因昨晚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餓了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來雖可笑然畢竟是賈政說得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於是又舉盃便從賈政捧起可巧倒到賈玉手中說賈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蹴踏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得不好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憤會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說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序就即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他若不好明日仔細賞他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人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水晶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意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實是聰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為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嫗嫗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賈玉賈玉碰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母見賈政勸賈玉他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勸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本家歸坐便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道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偏心二字是賈母所請故前卷三言眾人聽說起來賈母也只得吃了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擅賣母親疑心忙起身柴與賈母把盃以別言解釋賈母心裏話家醫始為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賈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痒只當看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裡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還不愧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與雅俗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總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得眾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照便連聲讀好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你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書此書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鼓子來讀書人原是就子虛所以說我愛他這詩竟不夫偕們候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已

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了。你變了。環非應變之人。賈政聽說忙勸道：「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今貴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丁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政帶着領寶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程命將園屏撤去，兩席并一席，眾媳婦另行撥桌，盤果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衣繼漱吃茶。方又生下園圍圍繞，賈母有詩，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知他們家去園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偕們越發請過嫌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歡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說笑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去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歎。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雖多，終不如今日骨肉齊全的好。」賈母因說道：「這話正為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有些倦意，無奈賈母雖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這鋪陳在牆上，命將月餅西瓜果品等類，都叫搬下去。命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圍坐席。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闌。因命將打十番的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緻，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教了。」說畢剛纔去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至了腿，痛得不行。不如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快去，看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道：「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小夫妻家便不得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攔了？」賈母尤氏等語，已是客套。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的夫妻，也還是四十歲人。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這話，恨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就別送，竟陪着我罷。」母琴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笑說了，賈母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小在話下。這裡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酒，酒至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釋，萬慮齊消。蕭然坐臥，默然相賞。當日情景，約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贊不已。於是遊又斟上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賈母眾人笑道：「這是在好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清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心些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好曲譜，越慢慢的吹來，越好聽。」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了右腳，面上腫了好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礙。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竟拿巾帕與大太太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你兒媳婦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取個能睡。」上亮巾一面披了，大太太陪着又飲了說笑話。只聽桂花陰裡發出一縷笛音來，果應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覺傷心。眾人忙陪笑，說解解，又命換酒。止更尤氏笑道：「我就學了一個笑話，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話更好快說。」

怪道主傳  
惜妙五口  
中妙出氣  
數佳破後  
又上頭路  
筆端

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樑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  
到這裡只見席上賈母已睡醒覺銀似有睡去之態每遇睡時說笑老祖宗為煩耳今日尤氏以敬口恰值尤氏就住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  
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自開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睡著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  
月色也好賞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  
笑道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病弱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向還等著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  
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眾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理原媳婦收拾盥洗卻少了一個細茶杯各處尋見不見又問眾人必是失手打了擡在  
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一茶杯耳寫掉事最整不然又說偷起來了眾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  
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便提起了那媳婦笑道是那會記得是翠縷拿看的我去問他他就茶林說着使我時剛到了兩道就遇見紫鵲縷來  
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往那裡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鐘那裡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  
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緣散都睡去了你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鵲道斷了悄悄去睡的理由怕  
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鐘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  
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日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理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寶玉和湘雲二人並  
未去睡只因寶玉見賈府中人許多當月賈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當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倚欄垂淚寶  
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  
甚合所以只刺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已保養可恨寶姊姊姊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  
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偕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  
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偕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却是明日羞他們一羞寶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  
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當月雖好總不及近水當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四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四晶館可知當日  
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館這凸凹二字應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  
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那浩月清波的便往  
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面念作注拱二字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四字古碑微凹堅重多選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寶玉道也不  
祇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令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提引  
兩字為微服者稍現神道寔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來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姊姊瞧了他又帶出來命  
二美所長不在于得書寔是情深如枕者一人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負通  
甬看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偕們就往四晶館去湘雲語一往情深如枕者一人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負通  
看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婆子上夜因知都在凸碧山下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寶玉湘雲見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偕們  
就在捲簾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遊在兩個竹墩上座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水晶宮殿之內微風一過鄰

却然池面皺碧疊綠真令人神清氣爽相雲笑道怎得只會于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哉我說這也罷了偏要生船起來相雲笑道得罷望蜀人之常情安穩抄本此句下可知那些古人說的不錯說實話之家目下當實心方知覺了就如偈們兩個就有許多不遠正說閒只聽得韻板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高興了這留于吹得有趣倒是助着偈們的興心方知覺了就如偈們兩個就有許多不遠正說閒只聽得韻板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高興了這留于吹得有趣倒是助着偈們的興趣了中秋夕色碧澄澄之西四品館外之月清風徐來俗態盡折又換一番世界惟相雲兩個都受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相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姑能消受然一則早爲可知享清閒之福者天忌之萬難之性者天更忌之偈兩個都受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相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偈們數這個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棍就是第幾韻相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因用韻而教杆上棍只得十三根數者十一數亦相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押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到要試試偈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相雲道明日再寫口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句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相雲想了一想道

清游極上元

徹天真斗燦

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蓋

相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蓋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放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

就該加勳說句

纔是相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

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曠迥

爭餅朔黃梨

相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

舊典未曾看到

虛聲爲杜撰

說相雲道也難不倒我我也有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有新翠玉桂

黛玉道只可是黛玉你的杜撰

相雲笑道明日偈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人用玉桂

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室

相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看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

我難道強對金萱麼再也要鋪陳此當當方是即景之實事相雲只得又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黛玉笑道這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相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盪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相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

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偏主

相雲道又說到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聯吟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裁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相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無字謾

漸聞笑語寂

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刺霜霜痕

塔露團朝圓

湘雲道只一句怎麼押韻我思想因起身手想了一想笑道教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子敗了因聯道

庭烟數夕指

秋滿瀉石龍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只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方說指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我看歷朝文選見了只個字我不知何樹

因要畫一畫寶姐姐說不用畫只是如今俗叫故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畫了一畫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指字用

在此時恰也還罷了

鳳葉聲聲振

寶瑟情孤寒

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聲聲振

寶瑟情孤寒

湘雲道這對得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瑟來塞責因聯道

人蟾氣吐吞

藥值靈光攝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頭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脈緩灸法因又說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內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不怕鬼的

識開

鬼胆怯者怕鬼故老風姐是也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

次只聽那黑影裡的一聲卻飛起一隻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跳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到

助了我了因聯道

櫻燈焰已昏

寒塘度鶴形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跳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端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好對況且寒塘度鶴何

等自然何等現成本來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不理他半日猛然

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

冷月葬詩魂

湘雲道這句妙極了

湘雲道這句妙極了

喪了些

湘雲道這句妙極了

湘雲道這句妙極了

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悲涼了不必再往下作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弄堆砌牽強二人不妨倒

赫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景這清

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凄楚此亦關

於人之氣數而有所我出來止住

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們兩個了頭還不知在那裡找呢你們也不怕

冷了快同我走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櫺翠庵中只見龔嫺猶青爐香未盡幾個老

嫺嫺也都睡了單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

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時候了

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時候了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內走過了連嫺嫺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嫺來我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

睡著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車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住庵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樁了妙玉忙命丫頭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却取了鑒硯紙筆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從頭寫出來當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總有二十二韻我意思總着你二位學句已出再續時到恐後力不加以我竟要續而又恐有玷寶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伯們的閑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連捷之句亦無甚得了三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水脂膩玉盆 蕭增堪婦泣 金信待兒溫 空帳寒金鳳 閒屏散彩鴛 露濃香更滑 霜重竹難門 猶步紆紆池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訢 木怪虎狼躡 晶屬朝光透 空懸露曉也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政教馬忘樵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櫓聲寺 雞鳴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豈覺煩 芳情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聯句三十五韻周天之數竟不能全盛虛也當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我見我們天天搶近求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待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總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了環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蘆蘆向史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著他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睡罷我只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開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三人進去方却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當將放下綰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床上只是睡不着湘雲微嘆道我有个擇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臥兒罷你怎也睡不着當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而此傷心話不問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偵入懷抱屈天風波

美優伶新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還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藥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替從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幫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要用了我找不着成日家叫我你們查一查尋歸攏下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擲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試我彩雲只得又去我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好的每日還要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住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没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當母忙命鶯鶯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可見當時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將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亦與周瑞家的拿去

評曰  
親王夫人  
處無人不  
實母所藏  
之本又不  
過用已見  
消多氣家  
借周瑞家  
口中補出  
刑夫人嘆  
王喜保家  
多事學士

發病以後 王夫人遣 近司棋省 却無歡聚 在迎春房 中或可 見一味忠 厚不能正 李下人所 謂忠厚者 無用之別 名也 迎春之 不能約老 媳之嫁其 受聘折磨 已可憐見 是以即插 入那夫人 接迎春家 去被人相 看情事 高堂紅粉 春一節頗 出有以精 細非比富 貴家閨閣 中不暗世 務幾人 勸解一番 描出幾人 嬌淫婦女 全無斟酌 這司棋進

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色不能辦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幾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傳好的換二兩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追嫌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家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裁兩三段銀嵌上蘆花描枝樣了好好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經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偕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好了好的王夫人笑道你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轉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還人去趕晚上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娘子水梳頭自家來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春早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幾兩銀子散人纔是偕們又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密藏敝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接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忙將此事說與王夫人聽王夫人道前日那邊太太嚷着王太太保家的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裝個忘道前日那邊太太嚷着王太太保家的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裝個忘日久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同時恐怕又多心倒像偕們多事的不知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証証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了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了頭歇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道也倒是的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是希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且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不同眾散離且不可救而況於此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免園裡的人子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活畫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裝着癡唐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好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其言諒無欺諱名曰二木頭蓋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別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與姑娘磕頭和眾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頭橋起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與你做個想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哭又和繞橋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被擁擁進迎春房裏大哭他日周司棋因又哭道姑太太娘們好歹善個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轉一轉也是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

因冷笑道我觀你去罷另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婢他們做什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敵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問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散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為又恐旁叨謾事由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犯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這却怎麼着好晴雯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訓小姐若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說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帳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晴雯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男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正說着這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王夫人外屬可笑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遣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親進來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虛之語竟未聽見寶玉又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群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臉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睡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奴架起來去了笑答神職生不作乞恩牌說可憐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搜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了頭們穿人嫌風流說次委曲個婦令惟晴雯又命把這裡所有的頭們都叫來一過日原來王夫人惟怕了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的粗細看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問誰是和寶玉同一日的生日本不敢答應老嫗攪指道這一個襲人又叫做四兒的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虎標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的且也打扮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耻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的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諝我陽得連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自放心憑你們引壞了不成如此說王夫人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方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人不顧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為方官笑辯道並不數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于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于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概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于娘帶去自行聘嫁一番傳出這些于娘皆感恩戴德不盡都的齊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意裡搜檢寶玉之物凡是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道這纔乾淨省得旁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搬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們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眾人又往別處去閒人放下不題且說寶玉口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檢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鳴電閃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夾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